

人生的四个大阶段



希丝·嘉丽 著(美)

成人危机的预言

学苑出版社

成人危机的预言

希丝·嘉丽（美） 著

倪松华 张怀生 闵子军 译
张 曦 葛 颖

学苑出版社

成人危机的预言

学苑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颁赏胡同四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天津市静一胶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15.5 字数 340 千字

1989 年 9 月第一版 198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 — 4700

ISBN 7-80060-525-6/C·38 定价: 5.80 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神秘的生命循环圈	(1)
第一章	走出人生的低谷	(2)
第二章	成人生活危机的预言	(28)
第二部分	挣脱束缚	(46)
第三章	挣脱束缚的绳索	(47)
第四章	失败的结局	(60)
第五章	成人危机的序幕	(79)
第六章	结合的渴求	(90)
第七章	夫妻困惑的始端	(104)
第三部分	跃跃欲试的二十岁	(118)
第八章	起跑线	(118)
第九章	一对真正的夫妻	(126)
第十章	为什么男人要结婚呢?	(141)
第十一章	为什么女人不能更像男人? 为什么男人不像赛马就不行?	(151)
第四部分	看破红尘的三十岁	(170)
第十二章	突击试映成长起来的男女	(170)
第十三章	三十岁清规	(196)
第十四章	困惑夫妻的哀叹	(213)
第五部分	我是独特的	(237)
第十五章	男人的生活方式	(239)
第六部分	最后十年	(278)

第十六章	妇女的生活方式	(278)
第十七章	踏上中年生活的旅途	(326)
第十八章	良友作伴	(334)
第十九章	三十五岁概观	(343)
第二十章	不惑之年 严峻考验	(358)
第二十一章	四十转折期与夫妻关系	(371)
第二十二章	和谐的夫妻性生活	(402)
第二十三章	度过乖戾虚幻期	(428)
第二十四章	度过存在的真实	(447)
第七部分	生命之光重燃的五十岁	(464)
第二十五章	生命之光重燃	(464)
后记		(487)

第一部分 神秘的生命循环圈

未来、现时及以往，
生活，是怎样编织的一张网？

—— 乔治·路易斯·鲍杰斯

你的生活是幸福的吗？在你的生活中遇到很多挫折吗？你常常对一些事情感到迷惑不解吗？也许你还在青春年少时；也许你已过而立之年；但你是否已预想到或体验过成熟以后的困惑和忧郁？

有人把人生比作大海上的一只孤舟。在这孤舟上你不仅要把握住航行的大方向，还要随时当心海底的暗礁并与风浪拼搏。当你从青春的梦幻中步入成年的现实时候，你必然会面临这样的人生课题。这不是一般的旅行，而是你必须走的潜伏着各种各样危机的生命旅程。如果你还没有面临这个时刻，你应该对此有所准备；如果你正处在困境之中，那么你可以期望在这里吸取必要的经验！

第一章 走出人生的低谷

“人类的经历总括为两、三种。它们不断地屡屡重复着，每次都以更猛烈的势头为开端，好象以前从未发生过似的。”

——薇拉·凯瑟

在我三十有五的时候，没有任何前兆与预报，我的精神崩溃了。那时我正处于创作高峰期，我在幸福的端顶飞翔……突然间，想盘旋暂留于此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却必须要用坚定的意志来支持，或者说需要某种更强大的力量的支持。

那是我在北爱尔兰为一家杂志社工作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我正在同一个小伙子谈话，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头颅，一切发生得那样迅速。在德里的天主教徒举行了要求公民权的游行之后，我们肩并肩轻松愉快地站在阳光下，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因为我们刚刚在街头的路障旁与那些士兵遭遇，投出催泪弹，并把那些被橡皮子弹击中的人拉回到安全地带。此时，我们正从一个阳台上俯瞰下面的人群。

“那些伞兵怎么能把瓦斯霰弹射得那么远呢？”我问。

“看见吗？他们用来福枪托使劲戳着地？”这个小伙子正说着，一颗钢弹向他飞来，穿透他的嘴上部使鼻梁断裂开来，最后在他脸上只剩下一堆碎骨。

“我的上帝！”我吓得目瞪口呆，“这是真的子弹！”我竭力

想象着怎样重新将他的脸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直到我生活中的那个时刻，我曾一直认为任何事情都是可以修补的。

阳台下面，英国的装甲车开始撵进人群。伞兵们持枪挎刀，用这些利器向我们横扫过来。

面目全非的年轻人（那个小伙子）倒在我身上。一位老者的后脖子上挨了重重的一枪托，从台阶上磕磕绊绊地向我们这里跌过来。更多的人被不断地推搡过来，令人头晕目眩，直到我们象履带车一样从这些人身上一寸寸地爬过去，爬上台阶顶端一座向外坦露的平台上。“我们不能进到某个房间里去吗？”我喊道。我们爬过了八层楼面，然而所有通向公寓套房的门都被紧锁着。有人冒着弹雨爬到外面的阳台上，砸开最近的一扇门。这时，又有一个年轻人在下面哀叫着“天哪，我被打中了”。他的声音促使我越过阳台，虽然浑身颤抖着，但觉得自己象是被天赐的不可毁灭的无形围墙保护着。死亡与我无缘。不一会儿，一颗子弹从我鼻子尖前飞过，我赶紧把头缩进最近的门框里，随后我和另外一些人都被拉进屋。这套公寓的每个房间早已被母亲们及在她们身后紧随不舍的孩子们塞得满满的了。子弹的呼啸声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透过窗子，我看到了三个男孩子从路障后面站起来想赶紧逃离危险，但他们却好象是活人靶子，在枪林弹雨的游廊中被拦腰截断。在他们身后的一位老人挥动着白色手帕，弯下腰去为他们祷告。一个被我们拖上楼梯的伤员向周围的人询问是否看见了他的弟弟。“打死了。”这便是答复。

在越南，曾经有相似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兄弟身上。可那葬礼却是在温和的康涅狄格乡村举行的，那时我还比较年幼。排列整齐的仪仗队为牺牲者举着三角旗，那些旗子看上去就象一个个具有某种纪念意义的沙发靠垫。人们轻轻地抬

着我的手说：“我们知道你现在的心情。”这使我想到了，那些毫不相干的陌生人总是试图向我说明他们如何从容地安排了手术或心脏病。他们的痛苦对于我来说就是这句话：“我知道你现在的样子，”然而根本就没有那回事。

在这场令人震惊的大屠杀之后，我成了被围困在天主教徒不堪一击的纸糊房屋组成的贫民窟的上千人中的一员。所有从城里通往这儿的路口都被封锁了，等待是唯一的消遣；等待英军挨家挨户地搜查。我问那个藏匿我的老妇人：“如果士兵进来开枪怎么办？”“趴下就是了，”她说。我以前是个坚定的新教徒，我试图做祈祷，然而儿时那天真的游戏总是在脑际萦绕……如果在全部世界中你只有一个愿望……我决定给我的爱人打电话，想象他会说些有魔力的话将一切危险驱走。

“喂，你怎么样？”他的声音竟是这般荒谬地轻松俏皮。他正在纽约家中的床上。

“我还活着。”

“好，这是怎么回事？”

“我差点活不成了，今天十三个人在这里被打死了。”

“别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正在报道伦敦德里的消息——”

“是被叫做血腥的礼拜天。”

“你能大声点说吗？”

“还没有结束呢，一位有十四个孩子的母亲刚被装甲车撞倒了。”

“咳，你不必跑到前线去。记住，你就以爱尔兰妇女做文章，跟这些妇女呆在一起，别惹麻烦，可以吗，宝贝？”

就在挂断电话的一瞬间，我的大脑蓦地一下子变怵了，

头皮发紧，好似一个黑压压的阴影袭来，脑袋里好象有一串钢球滚来滚去。我白白浪费掉了一个求救的愿望。世道是这样地冷淡无情：可以死掉十三个人，乃至一万三千人，没关系！我也可以死掉。到了明天，一切都会过去，与他人毫无牵连了。正在我与这些趴在地上的人们共甘苦的时候，一种强烈的意识袭上心来：没有一个人能永远与我同行，使我安全，没有一个人能使我永不孤独。

这个念头整整折磨了我一年。

当我从爱尔兰飞回家乡后，我无法写出事情的经过，也不敢正视当时自己会死的可能性。后来我用寥寥数笔完成了这件事，但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开始变得脾气暴躁，并渐渐发展到谩骂最亲近的人。我赶走了唯一的有可能帮助我战胜恶魔，使我获得精神寄托的人——那个同我分享了四年生活的男人，与他断绝了关系，并解雇了我的秘书，辞去了我的管家，最后剩下自己孤零零地与女儿莫拉踟蹰不前地消磨时光。

随着春天的来临，我简直认不出自己了。在我三十出头的年纪，无根浮萍式的生活竟是这样令我愉快，任我变换着各种角色，不顾一切地独自发展着任何新发现的梦想，到各地去任职，漫游世界，随后借助咖啡因及尼古丁的力量整夜不停地用打字机撰写文章。然而这一切霍地一下子都消失了。

某个好管闲事的另一个人的心灵向我大声疾呼：

打起精神吧！你的生活已过去了一半。你是怎样考虑你灵魂的另一面的？这另一部分的灵魂想要个家，还打算要第二个孩子！还没等我回答，那个介入者又提出了另一个被我搁置了很久的问题：你的另一半又怎么样呢？它想对世界有

所贡献？谈话、书本、游行、捐赠——这些就足够了吗？你曾经是个行动者，却不是个完全的参与者，而且现在你已经三十五岁了。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生活难题，不禁令我大吃一惊。

亲身经历一场枪战是件不寻常的事情，然而，生活中的许多不测也能产生相似的效果。例如，每个星期你都同一位精力充沛的三十多岁的商人打两次网球。可是有一天他在更衣室里突发了脑血栓，还未来得及呼喊救命，便窒息而死了。这个打击不仅触动了他的妻子，他的同事，而且还有所有与他年龄相仿的朋友，其中也包括你。

或者，有一天，一个长途电话通知你，说你的父亲或母亲住进了医院。到了医院你发现：这个昨天还在做着各种各样事情的精力充沛的人，突然病得无法医治，不久便在医院里与世长辞了。

当我们步入中年的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变得对死亡非常敏感，而这时一旦某种不测扰乱了生活，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便会加剧。对于时光的流逝，我们丝毫不在意，也没想到时间会有用尽的时候。然而触目惊心的事实却提醒我们，如果不加紧对自身的存在下个有意义的定义，生命就将作为一种平凡的存在义务，周而复始，也不可能指望在后半生中围绕强烈感受到的个人价值的核心而轻易获取你在前半生中可能达到的角色和标准。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任何生活上的打击，这一系列与中年阶段相关联的问题会在数年中慢慢显露出来，那样，我们就有时间进行自我调整了。反之，我们便会被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搞得措手不及，难以应付。

就我来讲，便是由于在爱尔兰意想不到的危及生命的遭

遇，而触发了潜在的中年意识问题。

如果六个月以后，我才告诉你关于那个可怕的星期，如果我说出这些可以显见的事实——就在欲冲出门去追赶去佛罗里达采访民主党大会的飞机时，我这个健康的、离了婚的、有职业的母亲发现自己的一只爱鸟死去后竟禁不住失声痛哭——你或许会说，“这个女人的精神崩溃了。”其实，我也开始这么认为了。我选择了飞机尾部的边座，以便在飞机坠落时，能最后一个看到地面。

飞行对我来说曾是一大快乐，三十岁时的我，胆量十足，开始从事跳伞运动。而现在却不同了。每当我走近一架飞机，就有一座北爱尔兰的阳台浮现在眼前。整整六个月时间，我对飞机的恐惧感已发展成为一种病态反应：每幅报道有关飞机失事的照片都会强烈地复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会仔细地研究照片中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飞机好象总是在头部爆裂，于是我规定自己坐在飞机的尾部，并常从安全人口的舱门处向驾驶员发问：“你是否有无无线电导航着陆的经验？”这样做我丝毫也没感到难为情。

我确有过一个安慰。我前三十五年中遇到的意外打击可以粗略地归类，将我的忧虑不安与现实的事件联系起来。我的飞机恐惧症可以被恰如其分地归入变态发泄反应类中（由此过程受抑制的心理活动转变为另一种症状）。无家可归的感觉可以被近两年四个不同的住址所证实。我全部的生活支撑系统濒于散架坍塌。

到了第七个月，我的情况有所缓和，看起来那次意外事件带来的波动似乎平静下来了。然而，恰恰相反，潜在意识的动荡则从未减少。为爱鸟之死而痛哭流涕便是这种感情迸发的信号。我怎么居然糟糕到这种地步，连一只爱鸟都养不

活？不知什么缘故，我把这个损失与管家的意外出走联系到一起。我能代替她吗？如果不能，我自己的工作将不得不停顿下来，我和我的女儿将怎样生活下去呢？目前，莫拉被很好地安置在她父亲那。尽管我们离了婚，或者说作为此事的一种结果，我们有着那种超越偏狭小器的长远的爱，因为它是建立在共同悔罪的基础上的。即使是在不调和的吵闹声中，我们还是一致同意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和母亲，我们将永远彼此相识，不会形同陌路。我们一起签订了这个摒除其它一切的，不可改变的契约。因此，我们享受着这种把另一方的安宁放在首位的尊重与友谊带来的特殊快乐。如果莫拉同他的父亲度过一个周末，这是很平常的事，而我却想她想得要死。对暂时与永久分离的认识能力猝然离我而去，一个悲观的思想萌生了：那个使我内心破裂的东西（不管它为何物），释放出了一种邪恶的力量，它想要摧毁我的不太坚实的整个世界。

在我去迈阿密的飞机上，当 727 在我一心一意地祝愿下越过 Flushing 弯时，那个闯入的念头便又回来了，在我的灵魂中搜寻着，并捕捉着我的资力价值：你做过一些有意义的事，但总共有多少呢？

我精神紧张得吃不下饭，然而我还不知道那是两种不和的药物正在我的腹内战斗。一种药是针对缠绵不去的胃肠性流行感冒，而另一种则是由另一位医生开的针对爱尔兰的精神创伤的。我借助了白兰地和香槟解决消化系统的失调和问题。

住进了旅馆的房间，最好就是心不在焉地、精神放松地休息。布置房间，清理出一块工作的地方，就象人们说的那样，建立一座新的“家庭堡垒”。打开衣箱，就在打开衣箱的

时刻，我简直要瘫痪了。在一条白裙子上面，我扔进了一双新的红色皮凉鞋，结果在我的白裙子上留下了显著的红色斑迹。我尖叫了一声。突然间，我失去了迫使自己制定计划，打电话，稍信，及新闻截稿等一系列活动的的能力。总之，我在为谁写什么？不知不觉中，药性的冲突开始发挥作用。我头晕目眩；胃一阵阵地收缩；心脏在胸腔内不停地狂跳，就象瓮中的青蛙。房间在二十一层楼上，被一层玻璃墙壁与一座阳台隔开。阳台好象很轻率地挂在了比斯坎湾的上空，下面就是水，除了这液体什么也没有。那是个漆黑的夜晚。我被吸引到阳台上，在那令人恐惧的迷惑力的驱使下，摸索着追踪黑暗。我注视着从迈阿密海滩灯塔上发出的光亮，顿生随之漂泊而去的冲动。我灵魂的一部分早已远离了我那已经分手的丈夫——一个不可能和好的亲属、还有那些被疏远了的朋友们。那些悠远的，被埋葬了的祖先们的幽灵在此时纷纷破土而出，形影纷乱地向我涌来。一幅幅支离破碎的图景与爱尔兰那个小伙子血淋淋的头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我在迈阿密这个阳台上坐了一整夜，凝视着悬挂在夜空中的月球，想在那上面找到个归宿。

第二天早晨，我给两位给我开药的医生都打了电话，想让他们对药性作用做出合理可信的解释，以说明我那漫无边际的恐惧感。一旦我知道了诊断，我就能放心地躺下，摆脱一切瘴病似的想法。他们确认说，这两种药（一种是巴比土酸盐，另一种是提高情绪的药物）在一起会有强烈的化学反应，我应该卧床一天，使反应减到最低程度。休息，是的，应该休息。但是药物分析并不能使瘴想消失。

随后，我又采用了老方法——写出我头脑中的“恶魔”。写作，一直是我用来理解现实生活的一种方法，对那

些看似没有什么适当因果关系的事情，我却凑齐了一篇短篇小说的素材。事实上，在迈阿密时，我感觉几乎是被迫写出了下面这个特别的故事，它取材于十年前一个实习医生给我讲述的一件事。下面就是我的笔记：

一位格外活跃的六十岁的女士住在第五大街的旅馆里。她曾经有过长久而美好的婚姻。后来她的丈夫去世了。一夜之间，她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支持生活的基柱，她没有别的选择，只得离开生活了四十年的家及朋友们。唯一能收留她的亲戚是一个住在南方的很难相处的小姑子。尽管有这些不便，这个寡妇还是要结束她在纽约的生活。在她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她的牧师及朋友们盛赞了她的坚强性格。第二天，他们又来到她家，准备用车送她到机场，但是没有人来开门。人们破门而入，发现她穿着内衣瘫躺在浴室的地板上。她身上没有任何伤痕，说明她是滑倒的，暂时失去了知觉。朋友们迷惑不解地把她送进医院。初步检查之后什么也没发现。那个寡妇，这时恢复了知觉，被安置到忙碌的急诊室的一边，她那新梳理的头发变得松散凌乱，眼睛暗淡茫然，身上的病员无领衫敞开着。她的朋友们坐在那儿耐心地等待着护士先给有刀伤的病人做处理；然而，面对严酷的生活的现实，他们却是完全不相称的人，他们都是些好心而又脆弱的人，跟这寡妇从前一样。她现在变得连她的朋友们也认不出来了。她在一些简单的问题上转磨磨，连名字和日期都搞得混淆不清，最后完全失去了判断事物的能力。她的牧师和朋友们怀着惊恐和不安，礼貌地退了出来。几小时之内她就衰变成了一个胡言乱语、神志不清的老太婆。

关于这个故事，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我所能做的就是看电视。半夜时分，我啪地关上电视

机，因为在我看来下面将要发生的就是一种简单的一成不变的老调子。但是那时判断因果关系的有利工具并不在我的掌握之中。我从电视机前经过，弯腰拾起一个金属带形状的东西，这时一个尖利的声音从电视机那儿传出来。还没抬起头，我就回头看去，看到了显现在我眼前的幻象：一个恶魔似的水母好象在屏幕上蔓延开来，闪烁着阴毒的蓝绿光泽，蠕动着硫磺色蜚人的触角——我惊呆了，吓晕了，觉得头皮要炸裂开。“完了！”我大声说，“神经失调了。”电话在那间有着悬空式阳台的卧室里，拉门打开着。风将窗帘卷吸到窗外，在海湾上空飘荡着。突然间，我很害怕经过那面有窗的墙，如果这样接近那阳台，我觉得我会失去平衡，跌落下去，我趴在地板上，象螃蟹那样用手抓着家具的腿移动。我试图告诉自己这是很荒唐的，但每当我要站立起来的时候，我的双腿却支撑不住，不由自主地瘫软下去。一个思想在头脑里萦绕：如果我能与一个合适的人取得联系，这场恶梦就会烟消云散。我知道自己钻进了牛角尖不能自拔了。

爱尔兰事件，可以很简单地解释为真枪实弹从外部震撼了我的生命，那是有目可睹的事实。我的恐惧也是理所当然的。而现在，摧毁性的力量则来自内心，我自己就是事件的中心，并且无法逃避。某种异样的，可怕的，不可名状的，但却不可否认的认识已经开始进驻我的内心世界，那就是自己的必死性。

我们每个人在中年的三十五岁至四十五岁期间的某个时候都可能会偶然碰到中年生活的大问题，即使在这个阶段没有受到任何外界的打击，我们最终也会面临涉及自身死亡的现实。而且，不管怎样，我们必须学会怎样对待它。第一次得到这样的信息也有可能是最糟糕的。

我们现在总是试图逃避自身的缺点和自身的毁灭性对我们的挑战，如同对待世界某个方面的毁灭性一样；而不是承受住这难于接受的恶魔带来的压力，然后想办法求助于过去很灵验的对付恶魔的技法，并最终将它赶走。第一步是打开灯。童年时的这种方法总能奏效，而做为成年人，我们将此方法转变为所获得的正确知识。我寻找的首先是简单明了的药物解释。不过药片的化学反应只是部分的说明，我真正想要的却是全部的解释。那还不能满足需要，并且再加上开灯也不能够赶走恐惧。

第二步是呼喊救命。当一个孩子害怕时，他会呼喊一个比他强壮的大人来斩断恐惧并使其消失。由此他学会了这个技巧并能瓦解大部分非理性的恐惧感。那么现在我们若不能驱散遇到的恐惧，后果会如何呢？没有人能用什么魔法对抗死亡。每个受托此项除魔任务的人都使我们失望。我从爱尔兰打的电话，当然也未能达到这种目的。

第三个方法是用忙碌来掩饰，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似的。但那样的感觉仍经久不去。我不能正视“我曾经在哪儿”，“我打算去哪”这样的问题。全部感觉就是平衡的丧失。平衡，简单形象地说就是一个人用自己的两脚平稳地站立着。当我们尚在幼年时，接受的最初训练便是在坚硬的鞋底上站立起来。特别是当我们承担了对自己的责任时，在我们感到自己赢得了一种新的力量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安全的保护伞。中年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抛弃想象中的保护人，学会孤身独立于世界。

令人不安的是：如果不能以自己的双脚平稳地站立将会怎样？

死亡的念头是如此令人心惊胆颤以至于我们不敢正视